



塔江访塔

颜长江

泉州是一个多塔的古邑,从泉州市区的东西塔、石狮姑嫂塔、蚶江六胜塔、安海瑞光塔……,到散落在城镇乡村的各类塔式建筑,其形制规格多种多样,无不纷呈一方水土的民俗风情。我今天寻访的虎啸塔,却是一座近年新建的新塔,就矗立在晋江市东石镇海滨的岬角上。

这里是海峡西岸一个古老的渔村。大概因为聚落傍塔的缘故,村庄遂用塔命名,以姓为号,称之为“塔头刘”。村民们在巍然屹立的塔影下栖居,耕涛犁浪,繁衍生息,在滩涂上踏出一串串生活的脚印……

我看到崭新的虎啸塔,就在塔头刘村南临海岸边的滩头。2017年,村里在塔的周围建成海滨休闲公园,称塔为“慈元塔”,自是附近有慈元宫的缘故。但我意念的刻板印象,早被清代东石人蔡永兼的《西山杂志》所定格,仍是唤它为虎啸塔,还难以刷新认知存储的信息。毕竟易名不是切换,应是寄托着延伸与发展的希望,表达一种迈入新时代的情愫吧!

然而,我在抬头之际,只见塔的底层门楣顶嵌有一块青石精雕的竖匾,镌刻着“虎啸塔”三个留金题字。再往塔室内看,还有一通《塔江慈元塔重建碑记》,系村老人协会所立。这时才感到“虎啸”和“慈元”是两名并用,承前启后,俨然古往与今来聚焦在塔尖上。

新建的虎啸塔为仿楼阁式建筑,五层19米高,每层六角挑起飞檐,向上缩成直插云霄的气势,像是一位镇定自若的守望者。其外墙装饰以橘黄色涂料,有门洞可登高览胜,不远处的金门岛历历在目,仿佛鸡犬之声相闻。而塔刹别出心裁的造型,富有简约稳重的风韵,蔚为壮观。这时海天投来一束耀眼阳光,照在塔影相映的波涛之上,越发显得金碧辉煌,英姿临风,熠熠生辉。

造塔本是佛教范畴的行为,素有“浮图”的称谓。虽然释氏敬奉佛舍利,道家用作镇风水,儒子尊为文笔峰,这都是站在各自的视角仰望,形成多元审美的效果。我反观泉南沿海的众多宝塔,其宗教内涵多与航海相关,且超越本义的功能,凸显航标的实用性,大都融入海丝文化的印记。

相传唐代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东石大海商林銮引来番舟,桅樯云集港埠,贾胡与本土的居民互市,贸易十分繁荣。林銮考虑到十洲客商的往来,海舶近岸航行和出入港口,人生地不熟,就踞勘围头至东石的地理环境,掌握风涛候候,并捐资建造七座石塔作航标。其依次为围头的象立塔、石兜的马嘶塔、西港的凤鸣塔、塔头的虎啸塔、圆渚的龙吟塔、钱店的偃狮塔、钟厝的卧牛塔,用以导航水路,避开暗礁险滩,其善举堪称典范。

我读着这些寓意深刻的塔名雅号,就知道林銮定然是一位满腹珠玑的儒商,也体会到仁和里的文采风流。

古时候东石港有十大港门,为远洋海船提供停靠的泊位,适合大批货物的装卸集散。我据《林氏海书》的提述,其中经由塔江海道进入的张家港,也是避风的良港,很有必要在此地筑塔引渡,指示航行安全的方向。而是否有前人登塔题诗作赋或祭海祈风,这已不可考了。

随着千余载时光的风吹浪打,这七星古塔已然坍塌殆尽,化入岁月长河的流沙中。但它曾经挺立的威武形象,仍旧被尊称为“林家石塔”,传说在赞美的口碑上,长存在海丝的史册里。

难道不是吗?在那依靠牵星过洋的年代,船出海门,回眸家山,那一座座伫立的塔影,就像亲人悲喜来相送。这种“悲喜”,正是侨乡人下南洋的心态——称过番为“落番”,虽有天涯沦落人的悲情萦怀,而更多的是希望在前头,充满人生际遇的喜悦。

千帆过尽,海阔天空,虎啸塔曾让行船人感到温暖,看到祥光,得到力量。而对于今日东石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而言,这是行善路上的脚印,这是好人精神的传承,这又何尝不是新的定位、新的攀登、新的圆梦!

如今塔头刘村复建虎啸塔,其挖掘保护闽南文化的追求,在于延续海丝文化的精神血脉,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自有启航再出发的象征意义,更能够立体地传扬慈善故事,让晋江人拼搏潮头的文化自信,再振雄风闯天下!



蔡培均

在一个特别的节日来到一栋特别的房子,见到一位慕名已久的人,我想这也是生命中为数不多的机缘。看着台上谦容大方的蔡崇达,心中没有半点突兀,一如品读《皮囊》时脑海里浮出的样子,亲和仿佛隔壁邻居大哥哥,敦厚的脸庞,一副大镜框,眼中闪着光,典型的闽南人。

在这栋铺满阳光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听着蔡崇达谈及母亲的房子,我的眼眶不自禁地有点小湿润。看过《皮囊》的人都会记得这篇《母亲的房子》,它不是最感人更不是唯一,但它却最具延续性、最具闽南情。它是一个家族记忆的具象,是乡愁情怀的寄托,更是播撒书香和爱的种子。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的,写作是需要天赋的,持续的文学生命力需要广袤的阅读来支撑,更需要对当下生活的深刻思考和深度体验。这几点,蔡崇达无疑都具备,更难得的是他以极大的热情去推动和接续这份天赋和情怀,一如这称“母亲的房子”,见人见物见生活,更见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游子,都有个想回而回不去的故乡。站在“母亲的房子”图书馆里,我不期然地想起了家乡塘东,想起了“原乡之家”和黑熊。作为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塘东不乏自然人文风貌,充满着宗教文化、侨台文化、闽南式古建筑和自然景观魅力,如得天独厚的玉带沙滩、泉南胜景石佛寺、“塘东崎、巵谷大”的东蔡家庙、中西结合的番仔楼蔡本油故居、见证过“八二三”炮火的火狮洞等。

一方水土一方人,地杰则人灵。塘东历史上不乏名人,如国相蔡无能、辛丑部元蔡缵、左军都督蔡升、朝议大夫蔡德芳等文臣武将;更有近代“糖王”蔡本油、旅非侨领蔡文华、捐修南天寺和华侨大学教学楼的蔡玉峰、为国捐躯的蔡及时、交响乐大师蔡继琨、画家蔡云程等名人名士。但观其故居,大多斑驳寥落,仅生平简介标示于门口,几乎无物可依托,泯然湮没在时光深处。每每走过路过,心中不免怅然伤感。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尽管历史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人的记忆情感却会自动保存,代代延续。黑熊七岁时随双亲离开塘东,长大后在城市工作的他最终选择回归故里,家乡的沙石草木、贝壳卵石在他手上重新焕发发生机。古朴秀丽的“原乡之家”和自然成型的海漂陈列馆颇具乡土特色,他开设的“塘东游”在重拾填补塘东历史碎片的同时,也呼唤着游子回家,吸引更多的远方游客邂逅塘东、了解塘东。闽南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乏热情、热情。故乡需要出走,更需要回归。一如蔡崇达说的,家乡是构成他命题的地方。从“母亲的房子”出发,他走向了远方,也把远方带回了家乡。他在赋予“母亲的房子”新的生命同时,也在传承着闽南的血脉。在这里,我们开始经历新的获得、失去、接受、告别,一起用生命哺育新的生命,生长、包容、和解,最终抵达时间,找回生命本初。最是书香能致远,“母亲的房子”——每个人心中的家,如蒲公英的种子播洒在闽南的大地,静候归乡人。



如意塘东 吴宝烨 摄



塘东我可爱的家乡 (组诗)

蔡桂章
白洋屿
梧楼衣裳 裹着一个美丽的淘金梦 一群下南洋的汉子 叠在船舱里 连空气也挤出舱外
犁开海面,小火轮 一路呜咽而去 漫天飘洒的泪雨 凝成这一滴乡愁 在波涛里 守望故乡
沙滩
这是一张 故乡的名片 像触角,似如意 一条金色的沙滩 静卧在涛声里
蜂拥而至的游客 都想用这把钥匙 打开大海的秘密
龙光池
就这样仰望着星空 久久地,略有所思 荡漾的碧波 实在令人称奇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山泉 一半苦涩,一半甘甜
西资岩寺
矗立在卓望山巅 沐浴千年风雨 陡峭的岩壁,硬生生 凿出这三尊大佛
从掌心溢出的硬币 把希冀洒满莲池 浪迹天涯的游子 都虔诚地 把她装在行囊里
无能祠
他的魂灵,最适合 安息在这里 祠内空空如也 徒有四壁
难怪,一代理学宗师 御称“布衣” 祠前驻足的游人 可听到一个声音 ——高山仰止

近日,诵读宋代戴表元作品《陆君采都目入闽》,其诗句“趋闽渐近解闽吟,公子来时夏欲深。卷地翠棚榕树驿,漫天红锦荔枝林”,令我感怀不已。因为榕树是桑科榕属乔木,是福建省福州市的“市树”,也是福建街头巷尾最常见、最坚毅的树木。

榕树的枝干会生出许多细长的气根,落地后长粗,成为支柱根。年复一年,柱根拓展,占疆扩土,像一片叶茂果繁的森林。空间大了,容留的动物也多了。难怪先人取名用“榕”字,形容它稳重、宽广、豁达的胸襟。

而今,在泉州晋江的梧林村有一处让人心心念念的地方。奇特之处,在于这里的榕树不是长在地上,而是长在屋顶。

据说清末民国初,梧林有位爱国华侨,叫蔡德鑑。他和胞弟蔡德卫,各建了一座红砖大厝,中间夹

一条狭长的小巷。小巷很窄,只够一人行走,以至旗袍淑女撑不开《雨巷》中的油纸伞。

仔细端详,我们就会发现两幢100多岁的红砖大厝就像离得很近的同桌,而中间的小巷则像铅笔画出的三八线,兼顾了各自的私密和采光。

一棵榕树就长在德鑑宅五间张的屋顶。一根主干从屋顶倾斜跃出,早晨的阳光射在榕枝金黄色的气根上,金光灿灿,好像一群金黄色的精灵在风中起舞。

走进老宅,我们一抬眼就可以看到主根的一部分把下面的门框整个包起来,藏得严严实实,当地人称为“榕(龙)”门。周边学子每逢考试,都要来系一条红丝线,祈愿能鲤鱼跃龙门,考上心仪学校。前两年,政府做了仿树皮的水泥支柱,并用钢板保护墙基,树与房和谐共生,戏称小“吴哥窟”,遂成梧林一景。

另一棵,则更具传奇色彩。它曾长在隔壁德卫宅的屋顶上,与兄弟肩并肩,手拉手,树冠遮天蔽日,像一把巨伞,专爱收留调皮的鸟儿。后来由于中年发福,不小心把屋顶压塌,索性按下性子,在后落的红砖、石板上继续生长。粗壮的块状根无法直接入土,便绕着后落的石础错落游走,高低起伏,宛如群龙出海、棋盘虎踞。

树的另一根手臂搭着房梁,再顺着木柱长下,直至前年木柱光荣退休,它便毅然接替起工作,至今保持90°直角,像哨兵一样英姿挺拔。夏天一树鸟啼,颇为壮观。

也许有人会问:榕树为何放弃舒适的地面,搬到厝顶放哨?这,有待我们进一步探寻。

话说,榕树和无花果树是堂亲,同属桑科榕属。榕果味道微甜,含有水分、纤维素和蛋白质。鸟咽下黄色的榕果,在厝顶叽叽喳喳地广播小道消息。从鸟腹中旅游完一圈的榕果,携着小鸟的临别馈赠(生物肥),开开心心地在厝顶长成巨榕。屈指一算,也有几十年的光景。

此刻,一股咖啡的清香从宅内传来,沁人心脾。那是一家考究的南洋咖啡馆,在老宅里开业了。

来看榕树兄弟的时候,不妨来一杯略带苦味的南洋咖啡。

至于你问榕树为什么会住在屋顶?我想,它不会也不屑以天籁之音回复。

这就是他们和小鸟的秘密,既然是秘密,那自是不用言说。



跟跑踉跄,车龙头也不听我指挥,像只怪兽,左拐右拐,在晒谷场中挣扎着。我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没做好下车的准备,突然“咣当”一声,“啊——”我和自行车同时倒了下去。我发出一声尖叫,人骑车变成了车骑人,我被自行车重重地压在下面。这一跤摔得可不轻,不光自己“挂彩”——大腿上摔破了一大片皮,鲜血直流,最心疼的是我的那条八分新卡其色喇叭裤被摔破了一个大窟窿,自行车的铃铛也摔破了。地躺。刚开始学骑车时,是父亲扶我上车的,上车下车的要领没教我。正午的太阳毒辣辣地炙烤着我,我又渴又饿,像个陀螺在晒谷场里旋转着……

估计已到午饭的时辰,我想父亲一时半会不会来了,一个念头钻进我的脑子,我唯有自己下车。自行车跟着踉跄的,车龙头也不听我指挥,像只怪兽,左拐右拐,在晒谷场中挣扎着。我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没做好下车的准备,突然“咣当”一声,“啊——”我和自行车同时倒了下去。我发出一声尖叫,人骑车变成了车骑人,我被自行车重重地压在下面。这一跤摔得可不轻,不光自己“挂彩”——大腿上摔破了一大片皮,鲜血直流,最心疼的是我的那条八分新卡其色喇叭裤被摔破了一个大窟窿,自行车的铃铛也摔破了。后来,父亲告诉我,他和借大箩筐的老乡一回到家,就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侃大山,天南地北,“谈天捉皇帝”,把我在晒谷场骑自行车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等到了一家人吃午饭的时候,发现少了我,父亲才火急火燎地赶到晒谷场……

那一年,父亲43岁,我12岁。



雷海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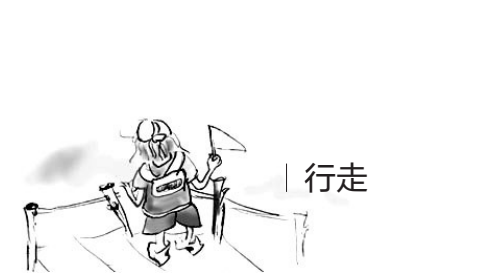
前些天我去菜市场买菜,只因为看见摆在摊子上的番薯,突然就萌生了想吃番薯的欲望,于是以三块钱一斤的价格买了几斤。一回到家,按家里每人一个番薯,拿了几个洗净放锅里煮了。揭盖后,空气中弥漫着番薯的清香。锅里的番薯一个个“喜笑颜开”,露出橘红色的肉,我不自觉地吞咽了下口水。我这是对番薯一种怎样的感情,才会这么迫不及待。

说到番薯,我早些时候是厌恶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家里除了种水稻,剩下的旱地都种上番薯。番薯极易生长,随便把薯藤往哪里一扔,只要有一点水分、一点土壤,就能长出根、长出新的叶。我们家每年夏天都要种上两季番薯。第一季种在坡地上,黄色的土壤,收获的番薯外皮光滑,也带着泥土的颜色。放锅里一煮,软糯香甜,算得上是番薯中的极品。第二季番薯种在夏收后的水田里,大约有一亩。从我扛得动锄头开始,我就跟着大人在地里劳作了。这么多的地都种番薯,意味着无尽的艰辛。先是整地,一垄一垄,像一条条长蛇。整地需要力气,汗流浹背不说,腰酸背痛,手掌起泡也是常有的事。薯藤是从第一茬番薯藤上截下来的,每一截番薯藤保留三四个节,其中一个节留在外面长叶,另外的节长根和番薯。那时,田里施的肥大多还是有机肥,多是猪粪、鸡鸭粪,后来才用上复合肥。然后是给番薯藤盖土。所以,一天下来,人都差不多累瘫了。在番薯收获之前,还需要除草、牵藤,避免一垄番薯藤和另一垄番薯藤缠绕在一起。

番薯不能多吃,多吃了胃容易返酸水。可是那个年代,它是除了米饭之外能果腹的东西。番薯不能久放,放久了就长根发芽,也容易长出苦丝。我家屋后的山坡上有一个地窖,收获的番薯一部分储藏在地窖里,更多的番薯用于制作番薯粉和番薯干。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肚子饿,又还不到吃饭时间,只好抓一些番薯干充饥。番薯还是我们的口粮,尤其是早上的那一顿,前锅煮稀饭,后锅蒸番薯或番薯干。吃早饭时就稀饭配番薯或番薯干,也没什么菜。吃久了,我就感到害怕,甚至对番薯有一种恐惧感。“谈番薯色变”,一点也不夸张。

后来出门求学、工作,吃不到家里的番薯,这时候倒对番薯有几分喜欢。暑假回到家,母亲知道我想吃番薯,就扛着锄头去山上挖一畚箕的番薯回来,也算是尝鲜了。秋季快开学的时候,我回单位,母亲总不忘给我装一袋子的番薯带去。

如今,看着一个个带着泥土的番薯,我仿佛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外那么多年,我的骨子里始终摆脱不了家乡的乡土味。



遇见老寨

洪桂珠

当我第一眼看到被巍巍青山和层层稻田包围着

的老寨时,心中涌起的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它静谧地独处于丹江河畔,恰似宫其骏笔下的“天空之城”。

我喝过很多苗寨的拦门酒,都不如这里的有意思。美丽的苗族姑娘沿阶排列在稻田中间的石板路上,人人手捧美酒邀你喝一杯,那就喝一杯吧!借此机会细细地欣赏苗妹那穿戴在身上的“文字”,白花花的银光晃得我心旌摇动,端详好久只觉得好看却读不出它们记载的奥秘。

田埂上站着好多穿布衣戴毡帽的老人,有的吹着芦笙,有的悠游自在地吸着老烟斗,有的只是出了神地看天。寨里的小狗也赶来了,兀自向客人张望着,我不禁拿起相机拍下这难得的风景。

沿着石板路往寨里走,只有悠长悠长的巷子,不见一个人,是唱空城计的感觉。谁知就在转角处遇见了一个苗族姑娘,夕暮的光把她皎美的脸庞和头上的银饰照得闪闪亮,她每走一步就流出一段悦耳的音乐。

访杨大六故居,不起眼的小板房里却走出了一个大义将领。事情要回溯到两百多年前,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杨大六组织苗民反清。抗暴失败后,杨大六回到郎德苗寨,凭借深山继续抗争,后来清军征伐了18年才将其平定。斯人已逝,但后者无不为之唏嘘。

寨里有池塘一口,水清如镜,映着山上层层叠叠的吊脚楼和屋檐下吊着的玉米串,在夕照下是一幅极美的山居图。

就在我临塘远眺如痴如醉之时,一曲芦笙打破了寨中沉寂的空气。循声而去,在厝缝间惊见一座由野石砌成的芦笙场,石缝间青草蔓生,有年代又不失生机。想象多少个月明之夜,忙完了一天活计的苗人就在这里纵情歌唱,忘掉一天的疲惫和生计的艰难。

不用想象了,眼前就有苗族老人在合唱古歌,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底蕴却足。歌声在小寨的屋檐上久久飘荡,我听不懂,但莫名喜欢这种无拘束的粗犷沧桑。我也知道这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是靠这些歌曲和身上银饰来传承历史,心里便希望这些歌曲不要消亡。另外一群老者吹着长短不一的芦笙往场中挪步,沉寂的脸上写着“永不后退”的字眼,似在诉说着一部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让我想起杨大六,想起这个民族曾经的过往。

待他们唱完了,我便去外围看那一圈被坐得光滑的石板凳。每块青石都有几百斤重吧!不知放这里多久了,也不知当初是怎么移来的?但可以想见这里是寨人娱乐、休息、赏月、聊天之地,也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快乐的民族。

当我走出寨门,走过风雨桥,在河里泡澡的孩子纷纷擦干身子走在回家的路上,河边水田里的稻花鱼也纷纷跃出水面呼吸傍晚的空气。天还没全暗下来,寨里的灯却已全亮了,在田里山上劳作的人儿背着背篓赶路回家。我呢,就在他们的晚归图里缓步迈向我的旅途。